



LI MEN BAINIAN

李 百年

许俐丽 李小瑛 主编

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李

百年

LI MEN BAINIAN

许俐丽 李小瑛 主编

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门百年 / 许俐丽, 李小瑛主编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4.11

ISBN 978-7-218-09770-1

I. ①李… II. ①许…②李… III. ①李门(1914~2000)—传记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62261号

Li Men Bai Nian

李门百年

许俐丽 李小瑛 主编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特约编辑: 白玉京

责任编辑: 黎捷

书籍设计: 书窗设计

责任技编: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广州市恒远彩印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-7-218-09770-1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张: 16 插页: 3 字数: 186千

版次: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9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21479 83785240

序一

十四年后的悼念

老 庄

李门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，今年8月7日是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日。在马克思那里的李门，可能怎么也想不到，我还健康地活在世上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去他那里团聚。当初，他在世的时候，就和我说好了，骨灰一半撒在三水的李洲河，另一半暂存家里，待到我也百年之后，埋在一起好做伴。

近日，李门常出现在我的梦中。我正沉睡之际，他缓缓走来，说什么我没听清也可能是没记住，但他的笑脸我是记住了，还是那样的清瘦那样的愉悦。每当醒来，我就问自己，为什么不再睡多会儿，和李门说多会儿话，那样可能就会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。我的记忆是大不如前了，连住过一年时间的麓景路69号，我都忘了个一干二净。那天女儿小瑛说带我旧地重游，开车送我回到麓景路的家，站在住过的房间里，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女儿翻箱倒柜想寻找李门遗留的墨宝，最后找到的却全是我的作品。虽然是我的作品，但每一幅都与李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我的画作多由李门题字，我的画就是他的精神体现。看着这些装裱完好的自己的作品，



95岁的老庄在李门塑像前留影

记忆力变差的我记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，一桩桩都是那么清楚。

“人生多所遇，陈迹感慨深。俯仰抒怀抱，惟有向前奔。”这是我作的诗，没有人知道我还会作诗。这是李门与我谈话后，我一时诗兴大发而作的。当时就有人说，想不到老庄还会写诗。那是1992年国庆期间，正是深入改革开放的年代，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李门深有体会地对我说，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委屈不公，在大时代前算什么？比起那些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先烈，或是在“文革”中枉死的好人，我们是多么的幸福。当时，李门就撰写了一首《菩萨蛮》：“无情风雨损天际，一朝忽见阴霾逝。四十三春秋，几多喜与愁。都言开放好，华夏招财宝。悠悠民族魂，九州共革新。”看到李门的兴致这么

李门告诉我：
人生多所遇陈迹
感慨深俯仰抒怀
抱惟有向前奔
馬年盛夏老莊書
時年九十五歲

老庄自作并题写的诗《李门告诉我》

与女儿李小沂、
女婿朱小丹一起看
《洁似寒梅》



高，我也来了诗兴，于是有了这平生第一首诗。今天，我95岁了，当年的景象历历在目，于是我重新用毛笔写了李门的《菩萨蛮》和我自己的诗作，我的诗的题目就叫《李门告诉我》，我不知这算不算题目，反正我挺喜欢这大白话。

在李门诞辰百年之际，我每天翻看李门遗作选《洁似寒梅——李门遗作选》。李门这一生太不容易了，太不轻松了。虽然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和他在一起，但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却是我无法替他减轻的。苦在身上不算苦，苦在心里才算苦。苦在心里的李门不想我与他一起受苦，因此他不和我诉苦，他只是和我谈心，谈他的感受、他的体会、他对事情的看法。

李门的身体不好已经很长时间了。在解放初期，他就得过相当严重的神经衰弱症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过：“从1964年起，曾失眠达一年半，每晚只模糊地睡上几分钟，这病使我十分痛苦。”后来简直不能工作了，才不得不全休了几个月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、心理治疗以及运动锻炼，病情才有所好转。医生说这叫神经官能症。他这个病不时发作，在工作忙的时候、下乡劳动的时候或者情

绪兴奋的时候倒觉得好些。解放后几十年来，可以说他一直是抱病工作的。这个病不仅是失眠，还发展为忧郁症和强迫思维症，精神上十分痛苦。但他以惊人的意志，与疾病做顽强的斗争，一直在坚持工作，很少向组织反映他的病情。他与疾病做斗争的力量，来自他一向对己严对人宽的性格，更来自他对党的事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忠诚。到1991年，他卸去广东省剧协主席的职务，离开工作岗位后，他的病情反而日趋严重了。1994年他住了三次医院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后来又患脑血栓，连生活也不能自理。所以他能熬到86岁高龄，真是不容易啊！

李门的前半生是处在抗日的烽烟中，充满战斗的激情。曾一度传说他战死沙场，也曾传说我已在躲避国民党的追击中死亡。两个“已死”的人突然重逢，那一刻的感受，任何花前月下的浪漫都无法比拟。当时的我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，病中的李门头肿得像“大头佛”，而病中的我却是个光头的“尼姑”。时间紧迫，大头佛和尼姑就这样结成夫妻，那是1946年1月23日，我们在香港《华商报》领导的见证下成了亲，紧接着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。解放前的一切苦难被我们视为战火中的青春人生，没吃没穿没日没夜……这一切我们都没觉得有什么苦。

真正的苦倒是解放后才慢慢有机会品尝。李门的不容易、不轻松也是解放后才体现出来的。李门的后半生充满了苦涩和磨难，幸好他仍把工作摆在第一位，这多少冲淡了他对不公待遇的郁结。

1958年1月，某领导在省市粤剧界整风中宣布：李门、丁波、黄宁婴三人，在领导省市粤剧界的工作中迷失方向，严重失职，特

别是在对粤剧《山东响马》的批判中，抗拒正确意见，抗拒领导，有反党情绪，决定予以撤职、降级、留党察看和下放劳动的处分。当时李门思想不通，心情异常沉重。他认为自己对粤剧改革满腔热情，贯彻的是党的戏改方针。《山东响马》这个传统剧目，不能一演出就加以否定，说是坏戏。就算有不同意见，也应容许各抒己见。为什么对一个戏的争论，竟然要上纲上线，以至于做出组织处理呢？受到这个处分以后，李门的病情更加重了，整晚整晚睡不着，心情比任何时候都要难过。《山东响马》这出戏把我们家害惨了，李门被撤职后，我们一家八口搬出了局长楼，搬进了我的单位——广东人民出版社简陋的货仓。

家人有了栖身之地，李门接着便是到乡下劳动改造。先是到肇庆农村，李门犁田、插秧、收割、挑谷……所有农活他都像一个老农一样认认真真地完成。接着到了海南岛，在石碌铁矿当工人。后来因为他有文化，被调到学校当老师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总是和他在一起，五个年幼的孩子就交给他的母亲照顾。虽然李门备受委屈，但他工作起来就忘记一切不快，全心全意、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，哪怕那工作是如此的艰难险阻。工作中的李门，是那样的英俊潇洒，那样的忘我率直。在海南岛，他依照领导吩咐，写下了琼剧《海瑞回朝》，后被诬陷为与北京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不谋而合“攻击”党和政府，这回祸闯大了，“文革”中因此戏差点命都没了。李门被游街、关押、挨打、斗争，完全失去了自由。直到“文革”结束，因为海瑞的平反，李门才得以平反。直到1980年，《山东响马》这个冤案才得到平反。是年1月4日省委纪检会批示，

认为当时说粤剧改革迷失方向是不符合实际的，李门对《山东响马》的争论文章和发言是正常的、有益的，是民主生活所允许的，不能说是错误，省委决定撤销对李门的处分。当时李门非常激动，他感谢党对自己的正确对待和对广东戏改工作的正确评价。他情不自禁地欢呼：“春回大地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出了复苏万物的光芒。”

李门照旧热情洋溢地工作，他什么都不计较，一直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直到停止呼吸。他常常半夜醒来便睡不着，有时便干脆闭着眼作诗，他很多诗都是睡不着的时候作的，第二天起床再把作好的诗写下来。由于得了忧郁症和强迫思维症，他时常会无法自制地胡思乱想，甚至毫无根据地自责自怨。在无法自解的时候，他便和我谈心，把混乱的思想告诉我，经过交谈得到开解。在我们的金婚纪念日，他对儿女们说：“没有你们的妈妈，我早就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。”

岁月毕竟无情，李门还是先我而走了，至今已经走了14年。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，我仍清清楚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，记得他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。我们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在了三水故乡的河流中，同时把他的部分骨灰埋在了银河公墓。墓碑上是他笑容可掬的照片，有我画的傲然正气的牡丹，有李门的题字：“人羡牡丹富且贵，我赞花叶相扶持。”

这是我们一生的写照。我们有过牡丹般的热烈人生，有过牡丹般的傲雪迎霜，更有牡丹般的绿叶红花相辉映。



老庄和女婿朱小丹

序二

本色——怀念岳父李门

朱小丹

2000年5月的一个早上；岳母老庄带领全家乘坐一艘老渡船，遵照岳父李门的遗嘱，将他的一半骨灰撒在北江上。那天，北江格外平静，只听见船上的柴油机吃力地发出“突突、突突”的响声。我望着向南流去的浩浩江水，心里想，从今往后，岳父将永远和这宽阔的大江一起守望和陪伴着他所深深眷恋的家乡。

岳父的家乡三水芦苞镇李洲村，坐落在北江的一个叫洲面的江心岛上。他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，母亲抚养他长大。在李洲村读完小学后，岳父离开了家乡，投靠在香港做生意的父亲，开始了一段外出求学的生涯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正在香港圣约瑟书院读书的岳父急急赶回李洲村，与几位李姓同村兄弟组织了“励志社”，一起编了一出话剧《挥戈退日》，在李氏宗祠门前搭了个戏台，为乡亲们演出。大概当时他自己也不曾想到，他的一生会从此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已从广州大学法律系毕业，并成为我们



李门夫妇与四女儿一家合影（前排右起李门、老庄；后排右起李小沂、朱小丹、朱果果）

党领导的广州抗日演剧团体锋社负责人之一的岳父，再一次回到家乡。这一次是回去领了三妹李惠卿、四妹李惠莲一同参加锋社。当时李惠卿14岁、李惠莲11岁。从此，三兄妹随革命队伍在战火和硝烟中辗转，同生死、共患难，再难有机会回到家乡李洲村。

一直到广州解放之后，作为华南文工团政委的岳父才回到李洲村，把阔别多年的母亲接到广州。一同被他接回家里的，还有母亲在广州沦陷时收养的一个逃难的女孩，叫阿蓉。

自我和小沂结婚之后，我就知道岳父有一份割舍不去的乡情。他曾专门为李洲村所在的芦苞镇写了一首《芦苞礼赞》：“芦苞古镇，淼邑名区。祖庙巍峨，武当称降龙伏虎；北江汹涌，巨闸能劈水拦波。犹忆五马环回，晶莹玉镜。三峰鼎峙，峻峭华山。帆樯穿梭，市声盈耳。而沧桑变幻，兵燹难忘。儿女英雄，何惧凶横外寇！四方辐辏，重建灯火长街。梓里复兴，盖由政策之开明，子弟之勤奋。放眼新楼林立，百业繁昌。五马骋云程，胥江饱含新气象；千星照细浪，大堤闪现美容颜。归棹依依，常怀海外赤子；落

霞片片，时衬艺苑弦歌。人杰地灵，文兴物阜。年月日生生不息，贸工农赳赳齐飞。振兴中华，匹夫有责。喜临吉日，装点花坛。谨记数言，藉留永念。”

1996年，北江发大水，洲面岛受淹。岳父把家人都喊齐了，交代说，李洲受灾，全家人都要捐钱帮助救灾，每人捐款不能少于500元。钱集齐了，岳父岳母带领全家把钱送到李洲村，在洲面小学简陋的教室里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捐款仪式。李英棋作为家中长子，把钱交到村主任手上，岳父代表全家说了一番话。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，大概意思是，家乡的事全是家里的事，钱虽捐得不多，却是全家人对家乡父老乡亲的一份心意。

岳父最牵挂的是李洲村孩子们上学读书的事情。他为洲面小学题写了校名。他自己积蓄不多，但小学需要帮忙，他总愿意解囊相助。我第一次访问洲面小学，一进校门，就看见过道两旁有两排石凳，每张石凳上面都刻着“李门捐赠”的字样。岳父临终前，把子女们召集在一起，留下他的遗嘱。遗嘱特别简单，就两条：第一，死后一半骨灰撒在北江上，一半等岳母百年后，与岳母合葬；第二，留下的书籍和存款捐给洲面小学。

岳父去世后，几乎每年春节，岳母都带着全家到李洲村走一趟，看一看岳父的祖屋，看一看小码头上面的那几棵大榕树，看一看村外小山坡上那棵巨大而苍劲的百岁老木棉。全家人在李洲村一溜青砖屋前拍一个合照，既是为了在新年里留下一张全家福，更是为了告慰逝去的岳父。



2013年春节老庄率
家人在李门家乡李洲村
合影

岳父称自己为戏剧兵，以戏剧为终生的事业。纵观他的一生，戏剧给予他的有欢乐也有忧伤、有幸福也有苦难、有荣誉也有贬毁，但他始终初衷不改，视戏剧如生命。

岳父最初和戏剧结缘，完全出于投身抗日洪流的那一腔热血。他的戏剧生涯从年轻时的抗日演剧活动起步，一直到他离开人世时才告终结，经历了整整69年。

战争年代，从锋社到七政大、从东纵鲁艺到中原剧艺社，岳父一直以戏剧为武器，宣传群众，鼓舞士气，为革命斗争注入精神力量。无论斗争如何残酷、环境如何困苦、条件如何艰难，绝无一日停息。身为党的宣传文化队伍负责人，他既是编剧，又是主演，还是剧务，绝无一事不倾注全副心血。岳父在中原剧艺社的老战友林榆回忆说：“经历多少风云变幻、惊涛骇浪……然而他终于挺过来了，文化艺术界特别是我们南方的老剧人，像李门那样一直把红旗

举到底的能有几人？”

解放后，岳父本可以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做更多贡献，但却因为政治运动两次落入苦难的深渊。1958年，岳父因传统粤剧《山东响马》的争论受到严厉处分，被撤销党内外职务、留党察看两年，行政级别降一级，先是下放到四会先锋农业合作社劳动一年，后又下放到海南石碌铁矿担任教师和副工段长。就是在海南下放期间，岳父又与杨嘉一起，创作了琼剧《海瑞回朝》。他似乎完全没有从政治运动中吸取些什么教训，即使正在落难之中，他仍停不下他的戏剧创作。他恐怕更没有想到，正是《海瑞回朝》一剧为他在“文革”中再次遭受迫害埋下了深深的祸根。

“文革”前夕，京剧《海瑞罢官》受到批判，《海瑞回朝》自然也无法幸免。岳父和欧阳山等文化人同时被揪出来批斗、游街甚至被殴打，从此堕入十年动乱中备受摧残的悲惨岁月。

直到1977年，63岁的岳父才重返工作岗位，并且还是搞戏剧。他为振兴粤剧而忙碌起来，好像要拼命把失去的时光再抢回来。岳母说，“文革”后的李门简直就是一部停不下来的工作机器，没有一日清闲。岳父所拥有的是一颗怎样的戏剧心啊！

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共青团广州市委工作时，团市委下属的青年文化宫创办了一个青年业余话剧团，编了一出话剧《香飘四季》，下乡为农民演出。岳父听说了，也要跟着去。他在乡村禾塘（晒谷场）上和村民们一起把戏看完，然后和青年业余话剧团的编导、演员们一起开会，一段戏一段戏、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做点评，

一直到下半夜。我坐在旁边听他说，看着老人那专注的神情，内心充满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动。

1991年，77岁的岳父在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的岗位上离休。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，他一直被日益严重的疾病所折磨，得过两次中风，早年患上的神经官能症发展成为令人痛苦不堪的抑郁症。在别人面前，他说话少了，声音也变轻微了。但是，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，只要遇到了与戏剧有关的事情，岳父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，好像又恢复了当年的神采。1996年，岳父82岁了。他在纪念锋社成立60周年和中原剧艺社成立50周年联欢会上，登台表演了他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创作的工人版白榄剧《夫妻识字》，字正腔圆，声音洪亮，引来满堂喝彩，外人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位重病中的老人。又过了一年，为纪念中国话剧诞生90周年，岳父居然忍着病痛写下了17000多字的纪念文章并在广州的纪念大会上做了饱含深情的发言。岳父在逝世前一个月，写下他最后一篇诗作，为的是纪念粤剧大师马师曾诞辰100周年。

岳父留下了三部著作：一部《粉墨集》，一部《剧坛风雨》，一部《舞台内外》。每当翻开这三部著作，岳父清隽的脸庞、慈祥的笑容和眉宇间特有的神韵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引起无尽的追思和缅怀。

岳父和岳母是一对白头到老的患难夫妻。

他们相识于锋社，相恋于七政大，1946年在香港结婚时，又同

在《华商报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战争年代的血与火锻造了他们忠贞不渝的一世情缘。

岳父受处分下放四会，岳母陪着一齐去。两人一起在四会先锋合作社从事农业劳动，岳父挑秧，岳母插秧，和当地农民没有什么两样。共同的劳动似乎缓解了他们心中的压力和痛苦，岳父当时还写下一首直抒胸臆的七绝：“何处山花满眼开，绥江春色扑人来。旧时战马纵横地，化作良田万顷栽。”

从四会辗转到海南石碌铁矿，也是岳母陪伴岳父同行。在矿上，岳父半天劳动，半天教书，岳母做财务工作。为了减轻广州老母亲的负担，他们还把五个子女中的两个（二女李小曼、三女李小瑛）接到矿上，让她们在矿工子弟学校上学。矿上工作和生活虽然十分艰苦，但有岳母和两个孩子的陪伴，岳父倍感释然，后来又重新拿起了创作的笔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岳父被批斗、入“牛棚”，岳母也一直守护在他身旁。岳父被关押在英德茶场时，岳母又像在四会那样和他并肩劳动，一起摘茶，一起施肥，一起放牛，一起承担精神上的重负，一起等待公正的到来。岳父在战争年代和“文革”期间都能挺过来，岳母的爱无疑是他得以坚持的精神支柱。

到晚年，疾病缠身的岳父更是须臾离不开岳母的陪伴。记得我在从化县工作时，为了让女儿果果就近上学，小沂带着她搬到岳父家住。我偶尔会利用休息日在岳父家过一晚上，看看岳父岳母，陪陪小沂、果果。夜深了，我还听见岳父岳母在熄了灯的房间说

话，每次去都一样。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小沂：“等我们也老了，会像他们那样有说不完的话吗？”小沂以问作答：“你说呢？”

岳父依赖岳母，是因为他也深深爱着岳母。岳母为他付出越多，他对岳母的爱就越深。他们之间的爱情在婚后的55年中似乎从未停止过生长。岳父在病中曾写下一首《病中偶作》：“病体支离夜倍长，难于寻梦到家乡。凭妻白昼偿吾愿，田老（指田汉）诗文读几章。”对岳母的一片深情跃然纸上。

岳母离休后上老年大学，不久就习成一手好字画。她画了一幅工笔画“牡丹”，栩栩如生。岳父看了十分喜爱，于是在画上题了两行字“人羡牡丹富且贵，我赞花叶相扶持”。岳父的另一半骨灰安葬后，我们将这画这题词刻在了他的墓碑上，因为这是岳父岳母半个多世纪忠贞爱情的最好写照。

岳父留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，是儒雅而简朴的。他身材虽然不算高，但腰板很直，人显得很挺拔，重病之下也不曾躬下身子。他的笑容慈祥、含蓄，说话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。他总是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，衣着十分整洁，但又十分朴素。在我印象里，只看见他穿过两套西服，一套浅灰色，一套米色。

岳父对精神生活要求很高，对物质生活却几无所求。他穿得简单，吃得也简单。每年除夕，全家人要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。岳父兴致来了，就要由他请客，于是把大家带到离家最近的小饭馆，和普通市民一道迎接新年，全家乐也融融。有的星期天，家人在岳父